

11.3414./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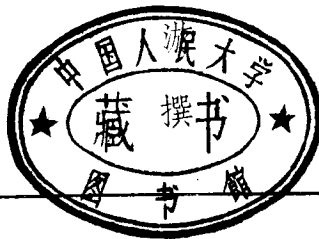
798233

老學庵筆記

唐宋史料筆記叢刊

〔宋〕陸

中華書局



唐宋史料筆記叢刊

老學菴筆記

〔宋〕陸游撰

李劍雄 劉德權點校

*

中華書局出版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）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四川新華印刷廠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1/32·5¹/₄印張·29千字

1979年11月第1版 1979年11月成都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18,000冊

統一書號：11018·812 定價：0.60元

前言

老學衡孝底，秋毫敢自欺？

開編常默識，閉戶有餘師。

大節艱危見，真心夢寐知。

唐虞元在眼，生世未爲遲。

這是南宋著名愛國詩人陸游（字務觀，號放翁，公元一一二五——一二〇九年）自題其讀書室老學庵的一首詩（見劍南詩稿卷五十）。老學庵的命名，大約在淳熙之末（一一九〇年），陸游退居故鄉山陰（今浙江紹興）鏡湖以後（一）。庵在鏡湖邊上，只有茅屋兩間，但背繞青山，面臨碧水（二），對詩人來說，倒也是個讀書寫作的好地方。陸游又自敘其老學庵命名之義，說是「取師曠『老而學如秉燭夜行』之語」（劍南詩稿卷三十三老學庵詩自注）。他的老學庵筆記當是這一時期的作品，可能有些條目寫於在這之前，但最終的完成，應在鏡湖邊上閉門讀書之時，否則不會以老學庵作爲書名的。陸游的幼子陸子通說：「老學庵筆記，先太史淳熙、紹熙間所著也」（三）。這話大抵是可靠的。

陸游是著名的詩人，也是見識廣博的學者。會稽續志說他「學問該貫，文辭超邁，酷喜爲詩；其他誌銘記敘之文，皆深造三昧，尤熟識先朝典故沿革、人物出處，以故聲名振耀當世」。在陸游衆多的著作中，老學庵筆記所佔的比重雖然不大，但書中所記，多是作者親歷、親見、親聞之事，內容豐富，頗有

參考價值。其中，有關抗金活動的記載較多，如卷一記宋高宗趙構「維揚南渡時，雖甚倉猝，二府猶張蓋搭城坐而去，軍民有懷輒狙擊黃相者」；卷二記殿前司軍人施全刺殺秦檜，又記民間畫家趙廣寧願被斬斷右手拇指，也不願爲金軍繪畫遭擄掠的宋朝婦女；又記在金人佔領區內，有一個在原宋都開封賣炒栗子出名的平民李和，他的兒子冒着危險向南宋派往金廷的使臣揮淚進獻炒栗子等條，反映了人民羣衆的愛國熱忱、抗金情緒，以及對南宋統治集團中投降派的強烈憤恨。對於秦檜的揭露，如卷一記秦檜「殺岳飛於臨安獄中，都人皆涕泣」；又一條記秦檜「當國，數以言罪人，勢焰可畏」；卷三記秦檜的「十客」；卷二記宋汴諷刺秦檜所爲是「去不得的助業」；卷八記秦檜專權伎刻；卷二、卷三、卷五分別記載秦檜的兒子秦熺及孫女的仗勢欺人，強橫霸道等等。對於農民起義，如卷三記童貫鎮壓方臘起義時買賣官爵，卷九記王小蟠（波）、李順起義的經過，有助於對農民起義的研究。筆記中還有大量的篇幅，記有關當時的名物典章制度和各種逸聞趣事，則有助於對文化史的研究。另外，陸游的山陰詩話沒有傳下來，筆記中還保存一些有關詩論的材料，可以見出他的一些作詩主張。對於老學庵筆記，前人有過不少好的評價，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說陸游「生識前輩，年及耄期，所記所聞，殊可觀也」。四庫總目提要說筆記「軼聞舊典，往往足備考證」。李慈銘越縕堂讀書記說它「雜述掌故，間考舊文，俱爲謹嚴，所論時事人物，亦多平允」。這些話，並不過分。總之，內容豐富，態度嚴肅，資料性強，是這本筆記的特點。在宋人的筆記之中，它可列入佼佼者的行列。

這本老學庵筆記，陸游生前並未刊印。直到宋理宗紹定元年（公元一二二八年）才由其子適將

它與陸游的其它遺稿一起刻印，共十卷，就是所謂的陸氏家刻本。這是唯一的宋本，直到宋亡，沒有再翻刻過。宋史藝文志載老學庵筆記只有一卷，可能刊刻有誤。

到了明代，老學庵筆記主要的刻本有：收入會稽商濬稗海中的稗海本，收入陶宗儀說郛中的節編本，以及吳江周元度的刻本（內有天啓錢允治序）。其中，稗海本流行較廣，清代毛晉的津逮秘書所收的老學庵筆記，根據的就是稗海本，同時利用景宋本作過校勘。後來的四庫全書本、學津討原本、叢書集成本、老學庵筆記都是根據毛晉津逮秘書本覆印的。學津討原本個別地方與津逮秘書本也有不同。在清代，除了流傳有殘宋本（五卷）及景宋本外，還有一部根據陸氏家刻本鈔的穴硯齋鈔本，此本與毛晉津逮秘書本是兩個系統的版子。這個時候，做過老學庵筆記的校勘工作的，有毛扆、陸敕先、黃丕烈、顧廣圻、何焯（何義門）等人，他們大多以景宋本或殘宋本去校稗海系統的本子。解放前，商務印書館以穴硯齋鈔本為底本，校以津逮秘書本、周元度刻本及何義門校本，印入宋元人說部書中。商務這個新校本是比較完整的校本，很便於使用。因此，我們這次整理，就以此為底本，加以標點，除與津逮秘書本覆校一遍外，還增校了說郛及學津討原兩個本子個別地方的異文。

老學庵續筆記，宋史藝文志失載。四庫全書總目著錄有續筆記二卷。然至今還沒有人看到過全書，我們僅見到永樂大典載有三條，說郛中節編一卷，今亦將它們錄出，載之於後，供讀者參考。

點校者

一九七九年一月

〔一〕于北山陸游年譜將老學庵命名系於宋寧宗慶元元年（公元一一九五年），根據是劍南詩稿卷三十三老學庵一詩自注「予取師曠『老而學如秉燭夜行』之語名庵」。然此詩本身並未注明年月，豈能遽定於慶元元年？又自注僅說明庵名命名之含義，可以是命名之時的說明，也可以是後來的補述，並不明確指這一年始命名。又此詩之前，詩稿卷二十六已有題老學庵壁一詩，當比此詩寫作時間更早，亦可證明庵名命名時間當更早，大約是在淳熙末年以後的事，具體時間已難考了。

〔二〕劍南詩稿卷三十三題庵壁詩云：「竹間僅有屋三楹，小庵纔兩間，雖號吾廬實客亭。」又卷四十三題庵壁詩云：「萬疊青山繞鏡湖，數椽自愛野人居。」

〔三〕此據翟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十六所載陸子適跋語。黃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續所載陸子適跋語「淳熙、紹熙間所著也」一句，無「紹熙」二字。

目錄

老學庵筆記

卷一	一
卷二	六
卷三	元
卷四	望
卷五	其
卷六	七
卷七	八
卷八	一〇
卷九	二三
卷十	二四
老學庵續筆記一卷	二七
老學庵續筆記佚文三條	二四

附錄

一、宋史陸游傳	四三
二、各家著錄與論跋	四三
1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	四四
2 宋史藝文志	四五
3 毛晉汲古閣書跋	四五
4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	四六
5 武億授堂文鈔	四六
6 黃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續	四七
7 顧廣圻思適齋書跋	四七
8 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	四九
9 李慈銘越縠堂讀書記	四九
10 周中孚鄭堂讀書記	五〇
11 繆荃孫藝風藏書記	五五
12 商務印書館印本夏敬觀跋	五五
13 張宗祥說郛序(節錄)	五六

老學庵筆記卷一

徽宗南幸至潤，郡官迎駕於西津。及御舟抵岸，上御棕頂轎子，一宦者立轎旁呼曰：「道君傳語，衆官不須遠來！」衛士臚傳以告，遂退。

徽宗南幸還京，服栗玉並桃冠、白玉簪、赭紅羽衣，乘七寶輦。蓋吳敏定儀注云。

高宗在徽宗服中，用白木御倚子。^{〔一〕}錢大主人覲，見之，曰：「此檀香倚子耶？」張婕妤掩口笑曰：「^{〔二〕}禁中用胭脂阜莢多，^{〔三〕}相公已有語，更敢用檀香作倚子耶？」時趙鼎、張浚作相也。

建炎苗、劉之變，內侍遇害至多。有秦同老者，自揚州被命至荆楚，前一日還行在，尚未得對，亦死焉。又有蕭守道者，^{〔四〕}日侍左右，忽得罪，絀爲外郡監當，前一日出城，遂免。

臨安父老言，苗、劉戕王淵在朝天門外，今都進奏院前。然日曆及諸公記錄皆不書，但云「死于路衢」而已。邵彪所錄謂「死于第」，尤非也。

鼎澧羣盜如鍾相、楊么，鄉語謂幼爲么。^{〔五〕}戰舡有車船、有槳船、有海鯁頭，軍器有拏子、

其語謂峯爲饒〔六〕有魚叉、有木老鴉。鴉子、魚叉以竹竿爲柄，長二三丈，〔七〕短兵所不能敵。程昌禹部曲雖蔡州人，亦習用鴉子等，遂屢捷。木老鴉一名不藉木，取堅重木爲之，長財三尺許，銳其兩端，戰船用之尤爲便習。〔八〕官軍乃更作灰礮，用極脆薄瓦罐，置毒藥、石灰、鐵蒺藜於其中，臨陣以擊賊船，灰飛如煙霧，賊兵不能開目。欲效官軍爲之，則賊地無密戶，不能造也，遂大敗。官軍戰船亦倣賊車船而增大，有長三十六丈、廣四丈一尺、高七丈二尺五寸，未及用而岳飛以步軍平賊。至完顏亮入寇，〔九〕車船猶在，頗有功云。初，張公之行，趙元鎮丞相以詩送之云：「速宜淨掃妖氛了，來看錢塘八月潮。」

鼎澧羣盜，惟夏誠、劉衡二砦據險不可破。二人每自咤曰：「除是飛過洞庭湖。」其後卒爲岳飛所破，蓋語識云。

趙元鎮丞相謫朱崖，病亟，自書銘旌云：「身騎箕尾歸天上，氣作山河壯本朝。」

靖康二年，浙西路勤王兵，杭州二千人，湖州九百一十五人，秀州七百一十六人，平江府一千七百三十八人，常州七百八十五人，鎮江府六百人，一路共六千七百五十四人，以二月七日起發，東都之陷已累月矣。

集英殿宴金國人使，九盞：第一肉鹹鼓，第二爆肉雙下角子，第三蓮花肉油餅骨頭，第四白肉胡餅，第五羣仙禽太平畢羅，第六假圓魚，第七柰花索粉，第八假沙魚，第九水飯鹹

鼓旋鮮瓜薑。看食：棗餠子、隨餅、白胡餅、饅餅、淳熙。

紹興辛酉與虜交兵，二虜逐，議者謂當取壽、穎、宿三州屯重兵，然後淮可保，淮可保，然後江可固，惜其不果用也。

建康城，李景所作。其高三丈，因江山爲險固，其受敵惟東北兩面，而壕塹重複，三皆可堅守。至紹興間，已二百餘年，所損不及十一。

漢人入仕，有以貲爲郎者，司馬相如、張釋之是也；有人錢入穀賞以官者，卜式、黃霸是也。入錢穀則今買官之類，以貲則非也。

秦會之在山東欲逃歸，舟楫已具，獨懼虜有告者，未敢決。適遇有相識稍厚者，以情告之。虜曰：「何不告監軍？」會之對以不敢。虜曰：「不然，吾國人若一諾公，則身任其責，雖死不憾。若逃而獲，雖欲貸，不敢矣。」遂用其言，告監軍，監軍曰：「中丞果欲歸耶？吾契丹亦有逃歸者，多更被疑，三安知公歸而南人以爲忠也。公若果去，固不必顧我。」會之謝曰：「公若見諾，亦不必問某歸後禍福也。」監軍遂許之。

黃元暉爲左司諫，論事忤蔡氏，謫昭潭，後復管勾江州太平觀。謝表曰：「言之未盡，悔也奚追。」

張芸叟作漁父詩曰：「家住耒江邊，門前碧水連。小舟勝養馬，大罟當耕田。保甲元無

籍，青苗不著錢。桃源在何處？此地有神仙。」蓋元豐中謫官湖湘時所作，東坡取其意爲魚蠻子云。

張德遠誅范瓊於建康獄中，都人皆鼓舞；秦會之殺岳飛於臨安獄中，都人皆涕泣：是非之公如此！

政和中大儼，下桂府進面具，比進到，稱「一副」。初訝其少，乃是以八百枚爲一副，老少妍陋無一相似者，乃大驚。至今桂府作此者，皆致富，天下及外夷皆不能及。

京師承平時，宗室戚里歲時入禁中，婦女上犢車，皆用二小鬟持香毬在旁，而袖中又自持兩小香毬。車馳過，香煙如雲，數里不絕，塵土皆香。

明州江瑤柱有二種：大者江瑤，小者沙瑤。然沙瑤可種，逾年則成江瑤矣。海檜亦有二種：海檜天矯堅瘦皆天成，又有刻削蟠屈而成者，名土音杜檜。海檜絕難致，凡人家所有，大抵土檜也。

晁以道爲明州船場，日日平旦，具衣冠焚香占一卦。一日，有士人訪之，坐間小雨，以道語之曰：「某今日占卦有折足之象，然非某也，客至者當之，必驗無疑，君宜戒之。」士人辭去，至港口，踐滑而仆，「三」脛幾折，療治累月乃愈。

國初士大夫戲作語云：「眼前何日赤，腰下幾時黃？」謂朱衣吏及金帶也。宣和間，親王

公主及他近屬戚里，入宮輒得金帶關子。得者旋填姓名賣之，價五百千。雖卒伍屠酤，自一命以上皆可得。方臘破錢唐時，朔日，太守客次有服金帶者數十人，皆朱勔家奴也。時諺曰：「金腰帶，銀腰帶，趙家世界朱家壞。」

仁宗賜宗室名，太祖下曰「世」，太宗下曰「仲」，秦王下曰「叔」，皆兄弟行，「世」卽長也。其後「世」字之曾孫又曰「伯」，則失之。

淳熙己酉十月二十八日，車駕幸候潮門外大校場大閱。是日，上早膳畢出郊，從駕臣僚及應奉官並戎服擲帶子著靴。大閱畢，丞相、親王以下賜茶。是日，駕出麗正門，入和寧門，沿路官司免起居。

建炎中，平江造戰船，略計其費四百料。八艚戰船長八丈，爲錢一千一百五十九貫；四艚海鵠船長四丈五尺，爲錢三百二十九貫。

荆公素輕沈文通，以爲寡學，故贈之詩曰：「脩然一榻枕書卧，直到日斜騎馬歸。」及作文通墓誌，遂云：「公雖不常讀書。」或規之曰：「渠乃狀元，此語得無過乎？」乃改「讀書」作「視書」。又嘗見鄭毅夫夢仙詩曰：「授我碧簡書，奇篆蟠丹砂。讀之不可識，翻身淩紫霞。」大笑曰：「此人不識字，不勘自承。」毅夫曰：「不然，吾乃用太白詩語也。」公又笑曰：「自首減等。」

祕閣有端硯，上有紹興御書「頑」字。唐有準勅惡詩，今又有準勅頑硯耶。

潘子賤題蔡奴傳神云：「嘉祐中，風塵中人亦如此。嗚呼盛哉！」然蔡實元豐間人也。仇氏初在民間，生子爲浮屠，曰了元，所謂佛印禪師也。已而爲廣陵人國子博士李問妾，生定，出嫁郃氏，生蔡奴。故京師人謂蔡奴爲郃六。

紹聖，元符間，汪內相彥章有聲太學。學中爲之語曰：「江左二寶，胡仲、汪藻。」仲字彥時，亦新安人，終符寶郎。

曾文清夙興誦論語一篇，終身未嘗廢。

先左丞言，荆公有詩正義一部，朝夕不離手，字大半不可辨。世謂荆公忽先儒之說，蓋不然也。

靖康國破，二帝播遷。有小崔才人與廣平郡王道君幼子名旒俱匿民間，已近五十日，虜亦不問。有從官餽以食，遂爲人所發，亦不免，不十日虜去矣。城中士大夫可罪至此。

金賊劫遷宗室，我之有司不遺餘力。然比其去，義士匿之獲免者，猶七百人，人心可知。

國初，韻略載進士所習有何論一首，施肩吾及第勅亦列其所習何論一首。何論蓋如「三傑佐漢孰優」、「四科取士何先」之類。

嘉興人聞人茂德，名滋，老儒也。喜留客食，然不過蔬豆而已。郡人求館客者，多就謀之。又多蓄書，喜借人。自言作門客牙，充書籍行，開豆腐羹店。予少時與之同在勅局，爲刪定官。談經義滾滾不倦，發明極多，尤邃於小學云。

張芸叟過魏文貞公舊莊，〔四〕居者猶魏氏也。爲賦詩云：「破屋居人少，柴門春草長。兒童不識字，耕稼鄭公莊。」此猶未失爲農。神宗夜讀宋璟傳，賢其人，詔訪其後，得於河朔，有裔孫曰宋立，遺像、譜牒、告身皆在。然宋立者，已投軍矣。欲與一武官，而其人不願，乃賜田十頃，免徭役雜賦云。其微又過於魏氏，言之可爲流涕。

政和末，議改元，王黼擬用「重和」，既下詔矣，范致虛間白上曰：「此契丹號也。」故未幾復改宣和。然宣和乃契丹宮門名，猶我之宣德門也，年名則實曰重熙。建中靖國後，虜避天祚嫌名，追謂重熙曰重和耳，不必避可也。

建炎維揚南渡時，雖甚倉猝，二府猶張蓋搭狨坐而出，軍民有懷輒狙擊黃相者。既至臨安，二府因言：「方艱危時，臣等當一切貶損。今張蓋搭坐尚用承平故事，欲乞並權省去，候事平日依舊。」詔從之，實懲維揚事也。

林自爲太學博士，上章相子厚啓云：「伏惟門下相公，有猷有爲，無相無作。」子厚在漏舍，因與執政語及，大罵云：「遮漢敢亂道如此！」〔五〕蔡元度曰：「無相無作，雖出佛書，然

荆公字說嘗引之，恐亦可用。」子厚復大罵曰：「荆公亦不曾奉敕許亂道，沉林自乎！」坐皆默然。

靖康末，括金賂虜，詔羣臣服金帶者權以通犀帶易之，獨存金魚。又執政則正透，從官則倒透。至建炎中興，朝廷草創，猶用此制。呂好問爲右丞，特賜金帶。高宗面諭曰：「此帶朕自視上方工爲之。」蓋特恩也。紹興三年，兵革初定，始詔依故事服金帶。

建炎初，按景德幸澶州故事，置御營使，以丞相領之，執政則爲副使。上御朝，御營使、副先上奏本司事，然後三省、密院相繼奏事。其重如此。

張晉彦才氣過人，然急於進取。子孝祥在西掖時，晉彦未老，每見湯岐公自薦。岐公戲之曰：「太師、尚書令兼中書令，是公合作底官職。餘何足道！」所稱之官，蓋輔臣贈父官也，意謂安國且大用耳。晉彦終身以爲憾。

紹興末，巨公丁丑生者數人。或戲以衰健放榜，陳福公作魁，凌尚書景夏末名，張魏公黜落。

紹興末，朝士多饒州人。時人語曰：「諸公皆不是癡漢。」又有監司發薦京官狀，以關節欲與饒州人。或規其當先孤寒，監司者憤然曰：「得饒人處且饒人。」時傳以爲笑。

王嘉叟自洪倅召爲光祿丞，李德遠亦召爲太常丞。〔二六〕一日相遇於景靈幕次，李謂王

曰：「見公告詞云：『其鑄月廩，仍褫身章。』」謂通判借牙緋，入朝則服綠，又俸薄也。王答之曰：「亦見君告詞矣。」李曰：「云何？」曰：「具官李浩，但知健羨，不揆孤寒。既名右相之名，又字元樞之字。」蓋謂史丞相、張魏公也，滿座皆笑。

予去國二十七年復來，自周丞相子充一人外，皆無復舊人，雖吏胥亦無矣。惟賣卜洞微山人亡恙，亦不甚老，話舊愴然。西湖小昭慶僧了文，相別時未三十，意其尚存，因被命與奉常諸公同檢視郊廟壇壝，過而訪之，亦已下世。弟子出遺像，乃一老僧。使今見其人，亦不復省識矣。可以一歎。

晏尚書景初作一士大夫墓誌，以示朱希真。希真曰：「甚妙。但似欠四字，然不敢以告。」景初苦問之，希真指「有文集十卷」字下曰：「此處欠。」又問：「欠何字？」曰：「當增『不行于世』四字。」景初遂增「藏於家」三字，實用希真意也。

秦會之丞相卒，魏道弼作參政，委任頗專，且大拜矣，翰苑欲先作白麻，又不能辦，假手於士人陳豐。豐以其姓魏，遂以「晉絳和戎」對「鄭公論諫」。久之，道弼出典藩，而沈守約、^{〔一七〕}萬俟卨並拜左右揆。^{〔一八〕}翰苑者倉猝取豐所作制以與沈公，而忘易晉絳、鄭公之語。實錄例載拜相麻，予在史院，欲刪此一聯，會去國不果。

陳福公長卿重厚粹美，有天人之相，然議者擬其少英偉之氣。予爲編修官時，一日，